

犹闻街口铁砧声

□ 安频

年年元宵,今又元宵。在这个火树银花的元宵之夜,我想起三十余年前的那个元宵节,在老家的小街上邂逅“老铁”的情景……

——引子

01

我最后一次见到小街的铁匠师傅,是在三十几年前,我在老家的街上碰到了他。他拄着拐杖,双眼浑浊,原先的一张烟熏火燎的黑脸,愈见其黑,但已由肥胖的脸盘,变得两颊瘦削不堪。他盯着我说:“小安……”我说:“是我,老师傅,您还好? 您的活干得好,都传给徒弟了吧?”

老铁匠迟疑了一会儿,摆摆手说:“我没有后人。我把铁匠铺交给徒弟后,他干了十年就不干了,早到深圳做铝材生意去了。我的腰经常痛,早就拿不动锤子,唉,锤子早关了!”

“那您现在怎么在过日子?”我知道他无儿无女,很担心地说。

“搭政府的光,将我接到敬老院里去了。”老铁匠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,“有吃有穿,好着咧!”

随后就离开了。我还想说什么,却嗫嚅难言。

望着老铁匠渐渐远去的背影,我怅然若失,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

02

铁匠的名字,很少有人知道。我只听说过他姓邱,但几乎没有人喊他“老邱”,而是喊他“老铁”。铁匠的父亲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(但他是在这个小街上出生的),好像他的祖籍在沔阳(现在叫做仙桃),“沙湖沔阳洲,十年九不收”,那里堤坝多次决口,水淹良田,颗粒无收,他的父亲就带他来到了我们这里乞讨。他的父亲死后,一个老铁匠收留了他。老铁匠教他学艺,给饭他吃,他这才有一个落脚处。老铁匠死后,他就成

了远近闻名的铁匠。

还记得小集镇只有这一家低矮的铁匠铺,是一间沿街的“扑厦子”,这种披屋,就如贾平凹作品《鸡窝洼人家》写到的“厦子屋”,扑厦子斜斜的屋面,高的一边搭在一家大屋的山墙上,几垄旧瓦中,赫然伸出一个高高的烟囱,烟囱是砖砌的,黑乎乎的看不出砖的本来颜色。浓浓的黑烟呼呼吐向空中,入夜,还可看到纷乱的火星从烟囱中飞出来,像绽放的烟花。

走进低矮的铁匠铺子,地上,墙上,还有横七竖八乱放的那些切刀,火钳,用来淬火的水缸边沿,与收购而来的各式各样的旧铁等,无不敷上了一层由铁屑,炉灰,灰扑扑地像敷了一层粉尘。如果你稍不留意,就会踩着个旧螺钉什么的,咯得你的脚一阵生痛。

但也有亮光闪闪的,就是炉子前面的那个大铁砧,以及师傅老铁手里的小铁锤,和老铁徒弟手里的大铁锤。

化铁炉子前的那个大铁砧,架在一个大树兜上,用铆钉牢牢地码住。而火炉的右边,架着一个风箱,老铁的徒弟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,他用小铁铲撮起几块焦煤倒在火炉里,再手捏风箱把手,前仰后合,使劲地拉扯着,“呼咚~~呼咚~~”,蓝色的火焰随着风箱的鼓动飘拂着越烧越旺,眼看老铁用火钳伸进炉子的铁坯烧得通红欲滴,俗话说“趁热打铁”,在老铁左手拿出铁坯,右手拿起小铁锤时,徒弟随即放下风箱,拿起大铁锤。老铁将小铁锤锤向哪里,徒弟的大铁锤便砸向哪里。老铁操着锤,与其说是敲打,毋宁说是抚摸。而徒弟操着十八磅的大铁锤,挟带着狂热与激昂,如同奔驰中的烈马之蹄,迅速无比但又节点分明地砸下去。

03

师徒二人将小锤大锤运用自如,清脆的“叮铛~~叮铛~~”之声,从铁匠铺里传出来,与门外的嘈杂声混合成一片。而锻打的火星,溅到师徒二

人厚厚的围腰上,将那厚帆布做成而早已分辨不出本来颜色的围腰,烧出星星点点的大窟窿、小洞眼。这时候,老铁会对围着看的小伢子叫喊:“退后一点哪,火星子烫着你们了,可不兴哭鼻子哟!”

待到譬如菜刀、镰刀、铁锹、锄头、铁铲打成后,老铁便将火钳夹住猛地往炉子边的水缸里猛地一下伸进去,只听得嘶地一声,水缸中即刻冒出一股白雾。老铁将那淬火后变成钢蓝色的铁器从水缸里提起来,还需用铁镊子镊,用铁铲子铲,用铁锯子锯。这样的“细加工”,老铁一边弄着一边对徒弟大声喊着:“小子呃,过细看哪,眼睛不惟打野!”

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天,老铁师徒也是赤膊上阵,老铁胸前那黑黢黢的围腰口袋里,总装着半包大公窝牌子的香烟,在炎热的夏天,我看见老铁与徒弟的背心湿透了,连他们的额头都满是汗水。外面烈日炙烤,铺子里火光冲天。只见老铁随手扯过搭在肩头的一条黑脏毛巾,连胡子、眉毛一起揩了一把。接着用火钳夹着另一块铁坯伸进火炉,再干起来。

不要担心老铁师徒的几餐饭。火炉口子的上面放着一个吊锅子,里面全是热水,咕嘟咕嘟地在烧。水烧开了,倒一半出来。再加一点米、白菜煮饭,饭熟后二人就坐在铁砧边吃,老铁间或还抿几口酒。地上总有一碗腌菜,水腌菜之类的下饭菜,老铁歪起嘴角嚼得有滋有味,生活虽然艰苦,但看他的样子却甘之如飴。

04

老铁长得很胖,笑起来就像弥勒佛。他的脖子黑得可以与乌鸦相比。两只眼睛又圆又大,头发很短,常以光头示人,走起路来地动山摇,最喜欢逗小孩子玩。他因喜欢吃糖,牙齿掉了不少,说起话来“f”“b”不分,一口浓重的沔阳口音。有时他会拉住我,和我说一些镇子上的奇闻异事。我也喜欢听他唠天。有时候他心情不好,恰好发现徒弟做错了事,就会吼骂几句。老铁看徒弟哭了,就不骂了,继续打铁。

空闲时,老铁的徒弟会将灶里烧透冷却后的铁屑煤灰扒出来,倒在门前的土上铺路,让车与人来回碾压。即使雨雪天,这儿的路也很好走的。老铁还要徒弟把这些铁屑煤灰挑到周边的土路上去铺路,让乡亲们雨雪天有好路走。瓦房前放有一块磨刀石,农民们下田除草,割谷之前,都要来将锄头镰刀在上面磨得锋利光亮。有人还递给老铁一支烟,点燃后与老铁唠几句家长里短。

各种铁制的农具放在门口摆着,任人挑选。那时没有什么产品检验合格证,手艺人凭的是良心、口碑。凡事凭良心,是乡土中国老百姓坚守的人性底线。那时不是家家户户都可以拿现钱出来买,怎么办呢? 他们就拿几个鸡蛋或者几斤大米来换一把镰刀,一个铁钩什么的。有人没有拿蛋,没有钱,就靠一张嘴,赊走了几件铁器,但这一赊就是几年。他们见了老铁,也不怵,还笑着打招呼。老铁碍于脸面,也没有去讨要。不过,他的心里还是不高兴。他偶尔说给周围的人们听了,人们怂恿他去讨要,他摆摆手说:“算了,算了,何必为了几块钱伤了和气。我不去要,也穷不到哪里去。他们不给我,我也不了财。我就算是做了好事吧,做了好事有好事在的。”

05

这个人们都相信的,每年的春耕春种时节,邻近几个生产队更换新的犁耙等农具,老铁都是无偿的打好耙齿等零件,还吩咐徒弟将生产队新的木犁木耙用板车拉到铁匠铺来,将刚刚打好的暗红色的耙齿等零件,趁势钉好,再要徒弟用板车拉回队里去,从来不收分文费用。

说起老铁的罗曼史,令人唏嘘不已。老铁曾讨过一个比他大十岁的贾寡妇,她是一个老女人。这个老女人的男人出车祸,在床上躺了三年,最后还是走了。在她的男人躺在床上时,她耐不住寂寞,经常与老铁眉来眼去,慢慢就混在一起了。老女人与老铁是如何认识的呢? 这还要从贾寡妇割谷说起,她有时扯由头说镰刀

不锋利,就跑来让老铁师傅磨磨,她就在这里坐。老铁垂涎三尺,为了讨好她,还托人从县城里带回来新裤子、擦脸膏、水晶饼等等。在贾寡妇路过的时候,他就喊住她,在她进来后,他就把这些东西塞到她的手里。起初,她红着脸不肯要,说:“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?”说完,扭头就走。过了几天,老铁摸黑去她家门口,放下了这些东西。但第二天,她又退回来了。老铁局促不安,不知道怎么办。直到有一天,他听说贾寡妇在水田边摔了一跤,于是匆匆跑去看她。那时,贾寡妇的男人已经不行了,只剩一口气还在喘。老铁没有搭理他,直接拿了那些东西,还带了一包水果。贾寡妇看到老铁,眼珠子簌簌地落下来了。贾寡妇的男人躺在屋后的小床上,看不到前面的情景。于是,老铁大着胆子,把嘴巴贴上了贾寡妇的嘴巴……

老铁使尽千方百计把她弄到了手,欣喜若狂。有一年也是元宵节,贾寡妇送来几个团子,老铁在炉子上烤得焦黄焦黄,拍打着嚼得口里砸吧砸吧响个不停。但过了还没有两年,贾寡妇就跟门前一个跑江湖的膏药先生跑了。老女人早就失去了生育能力,没有给他留下一儿半女。铁匠的积蓄藏在左墙缝里,大约是走得急,老女人没有找到就离开了。最初,铁匠有些愤愤不平,时间长了,便释然了。

……那天夜晚,我睡下后,听元宵之夜小街上时不时传来的爆竹声,我久久不能入眠。我想起李太白《秋浦歌》中的第十四首中的诗句:“炉火照天地,红星乱紫烟。赧郎明月夜,歌曲动寒川。”那种热火朝天的冶炼盛況或许早已成为了许多人的遥远记忆。这是时代潮流变化的使然。不管你是什么态度,那炽热的铁匠炉早已冷却,那呼呼燃烧蓝色的火焰已然熄灭,那铁砧上清脆的叮当声早已消失。虽然这么说,我们还是站在时光的河流边上,向早已不复存在的铁匠铺,施以最隆重的注目礼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,中国明史学会刘基分会会员,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年,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,惊觉时光总是那么的匆匆。

年,依然是人们最为眷恋的味道,无论时光和习俗怎么变迁,它所承载的民族情感和乡愁是无可替代的。

民以食为天,最能体现“年味”的还是年夜饭。古往今来,年夜饭可谓是一年当中最丰盛、最有意义、最有仪式感的一顿饭,不管你有多忙,离家有多远,都得赶回家里品尝这顿丰盛的“年夜饭”,感受这年的味道。

一桌炊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年夜饭即将上桌,不知坐在桌前的你是否还能吃出曾经的味道?

时代在变迁,昔日的时光不可同日而语。小时候对于过年的理解十分简单,新衣帽、压岁钱、吃美食、点炮仗、放烟花便是年节最大的乐趣所在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,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也越来越快,随时可以吃上“年夜饭”,每天都是“穿新衣”,很多人感觉到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,甚至有人认为过不过年也没有什么区别了。确实,如今过年,少了几份儿的快乐,多了几份生活的思考。

其实,“年”还是那个“年”,不过是换了种过年的形式。不管怎么过年,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家人的团圆才是过年的最大意义,一家人团聚就是最浓最好的年味。

你还记得好多年前的年夜饭吗? 小时候,我最期待吃年夜饭了。母亲在厨房不知疲倦地忙碌着,哥哥们在门口贴着春联,小孩子们在房前屋后放着鞭炮,烟花,一家人喜气洋洋的围着一张大方桌,吃着母亲用本地食材烹调出的香气浓郁、美味可口的佳肴,说着旧年的往事,聊着新年的新气象。一桌年夜饭,总是七份食材、八分时间、九成心意,才吃得出十足的年味儿来。大概是准备时的周折、制作又费时,成果也格外让母亲有满足感。

那时,最好的年味,就在母亲忙进忙出的身影里,洋溢在孩子们的欢笑里,粘贴在喜庆的春联里,荡漾在绵醇的美酒里,飘香在丰盛的佳肴里,回荡在守年的笑声里……

沿着岁月轮回行走,我们品尝了一次又一次的年味,从当初的翘首以盼到现在的淡然面对,经过反复熬煮的岁月早已失去了当初的浓郁。

现在过年,食材的味道变了,我们的心境也变了。兄弟姐妹们都有了各自的家、各自的工作,有时过年,一大家人团聚在一起都不容易,有时过年就是聚在一起,也会嫌麻烦,于是在饭店订一桌年夜饭,虽说也是聚在一起,可到底还是少了那种烟火气与仪式感。

时间在流逝,我们留不住昨天,更找不回曾给予我们幸福的那段光阴。当你面对这象征团圆的年夜饭,看着餐桌的座位上再也没有那张熟悉的脸庞,再也听不到那亲切的声音,是否有股酸痛涌上心头? 几时的年味已成遥远的记忆,然而母亲的音容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那岁月的深深烙印。

曾经,年味不再,我们回味过去,不是因为昔日有多么的美好,现在有多么的糟糕,还是怀念那段给予我们幸福的时光,铭记带给我们温暖的亲友故知,懂得珍惜眼前的日子,认真过好每一天,不要让现在成为以后的遗憾。

年,对于中国人来说永远都是阖家团圆的寄托。回家过年是一种幸福,美味跳动在舌尖,乡情拨动着心弦,如花蚕丝缕缕温情弥漫。回家过年,最暖心是团聚,最兴奋的是笑脸。

一年一度的阖家团圆,刻在人生苦短的年轮上,也融入希冀守望的基因里。走得再远,也别忘了回家的路。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上一顿团圆饭才是最好的年味!

“云上监利”客户端



安卓版



IOS版

终岁平安

□ 常振华

汽油锯,学着做起了伐树生意。上树拴绳,不用雇人,亲自攀爬(这是他强项,从小上树掏鸟窝,不在话下),雇2—3人,临时帮工,几番下来,挤兑得邻里同行直瞪眼,又无可奈何。

招牌一响,坐在家里,手机一直不消停,不是请他跑一趟猪行,就是某某村的某某,请他去伐木。忙的时候,常常撞工,只能推后。

堂弟不闲着,闲也闲不住,白天实在歇工了,一到晚上,头顶只矿灯,肩背个改装电瓶,套上深筒雨裤,吭哧吭哧,下河电野鱼,堂弟大儿子(有时也叫上我大儿子)屁颠屁颠掂个塑料桶跟上去,又从没半天功夫,满满一桶鱼回家,哇塞,鲫鱼,黑鱼,鲤鱼,黄骨鱼,黄鳝,泥鳅,美蛙,牛蛙,鳊鱼,草鱼,鲢鱼,龙虾,应有尽有。堂弟媳爱得合不上嘴,左邻右舍,送的送,卖的卖,留几条活蹦乱跳的给他么叔娘(我老爹娘),煮好一碗黑鱼汤端送到公公(我大伯)饭桌边,人人夸她,人小鬼大,蛮懂礼节。

似乎一年四季,堂弟总是忙,忙完外面忙生产,不得空闲。堂弟媳个子小肯下力,十多亩地,七八亩龙虾池,二十多头小猪崽,忙得团团转,不见她叫苦喊累,有空时,还会上牌场秀一把,过过瘾,输少赢多,人气旺,牌友们都喜欢找她玩。她有分寸,从不乱来,知道堂弟什么时候回,她一准出现在灶锅旁,堂弟只当不知道。

家和万事兴,人勤春来早。堂弟夫妻俩

起早贪黑勤扒苦做,好日子——芝麻开花节节高。翻修新房,家用电器一应俱全,旧三轮换新三轮,装载量扩大近一倍。打谷场硬化,不忘留下几根笔直的木桶根的细叶杉,院里院外,面貌焕然一新,日子越奔越有劲。

不曾想,偏偏有事出在他们家。前三四年,外出务工的大儿子渐渐地电话少了,电话一通,开口闭口就是要钱,做生意啦先投资啦,找女朋友啦要消费啦,去旅游啦要买礼品啦……隔三差五,变着法子要钱,电话频频换,工作地点频频换。起初,堂弟夫妻俩以为儿子长大了,适当增加开支,正常范围内他们能接受。后来呀后来,要钱的间隔期越来越短,数目越来越大,堂弟夫妻俩沉不住气了,起了疑心。不早不迟,我电话回去,正好他俩在我老家陪爹娘闲聊,我们便聊啊聊,我直言,堂侄可能卷入所谓“传销”圈。堂弟一听,脸挂不住了。堂弟媳急得似热锅上蚂蚁,夫妻俩又惊又吓,坐立不安。堂弟央我北上,我苦于生计无奈脱身不开,遂向他们推荐从家乡走出去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,请求高人指点迷津,少走弯路,堂弟遂同另外两个侄儿一起北上首都,明察暗访,耗费心机,历时一个星期,盘缠告罄,终是见不得堂侄一面,一行三人悻悻而归。但是,警察一旦介入,窝点极速暴露,团伙成员散的散,逃的逃,抓的抓。堂侄趁机跳出了火坑,康康健健蹦蹦跳跳出现在父母面前,低首认错,痛哭流涕。见儿如此,原本怒火中烧的堂弟心情才渐渐平复,不再追究过往。希望堂侄洗心革面,努力务工挣钱养活自己。

真是,不历狱,不知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,自由和幸福,家境顺当、团团圆圆、和和美美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多么重要,守望平常幸福的生活,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终岁平安。

径此一练,堂侄判若两人,昔日的懒散销声匿迹,特殊环境锻炼出来的雄辩口才派上用场,他送外卖,风雨无阻,马不停蹄,日进斗金,口碑极好,他进工厂,兢兢业业,爱一行习一行,深得领导和同事信任,最最主要的,是,90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,捧得美人归,修成正果。

悦耳动听的音乐,仙女散花似的礼炮,熙熙攘攘的人群,婚庆主持人磁性的话语,你是我今生最美的新娘,我是你今生最帅的新郎,一场时尚简洁又不失温馨浪漫的婚庆活动正在绽放,正在定格。

虎年吉顺,终岁平安。守望幸福,就是守望我们幸福的家园。我依稀听见瘦小柔弱,小我近十岁的堂弟她扯着嗓门吆喝道:“喂……喂……喂……喂……”声音越来越清晰,越来越宏亮。

那润如玉、白如绢、轻如纱的花瓣,又娇嫩、又鲜美,层层叠叠;晚风一吹,越开越大,清香也越来越浓郁。那花香一阵阵,一阵阵吹进我的房间,侵入我的胸腔,沁入我的骨髓,涤荡我的神魂,再伴着我悠然入梦。仿佛,我的呼吸都带着茉莉花的芬芳。在那连电风扇都很少见到的年代,让我在酷热与烦躁中,度过了一个个清凉与宁静的日夜。以至后来每年初冬的来临,我又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搬进房间,放在紧靠门窗前有小孔阳光和光照的地方。直至今也一如继往。

花开花落,斗转星移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几十年间,我也养过一些别的花卉,有些花也开得非常绚丽多姿、花香四溢。但那些花,在我的生活中都只是昙花一现,匆匆过客。唯独这茉莉花让我情有独钟。无论我走在哪里、身处何处,我都会将那几株我最喜欢的茉莉花带在身边。

也许是因为茉莉花她清新、淡泊、含蓄的品格,从我年少开始,我便与她结下不解之缘,所以一路走来,我都把她视为最知心、最贴心的朋友,在我人生的路上,一直与她清淡相守,慰藉着彼此的灵魂。

(作者单位:监利市文化馆)

喜欢茉莉花,源自于一位高年级同学的一篇作文。只是,现在已记不清那个同学的姓名了。那天,当语文老师捧着那篇《茉莉花开》的作文,在课堂上当作文朗读:“茉莉花有九瓣花瓣,开出来的花雪白雪白,像飘飘的雪花,它的叶子圆圆的,很有活力;还碧绿碧绿的,绿得那么鲜,那么亮;花开时,香气弥漫整屋,散发的香气虽不浓郁,但很清香……”时,一下子我被茉莉花这个我连影子也没见过的小精灵深深地打动。从此,茉莉花的名字在我的脑海中牢牢的扎下根来。

后来的一些日子,我便与同学及伙伴到处打听谁家种有茉莉花或是哪里有茉莉花买卖。目的只是想看看茉莉花的花叶,感受下茉莉花的淡雅清香。

然而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,农民连吃饭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,有谁家还有闲情逸致栽种那些花花草草。

随后的很多年里,我只默默期盼、悄悄地等待;等待亲眼看看茉莉花的样子,栽一棵茉莉花的愿望实现。

转眼,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,我终于有机会从偏僻的乡村来到繁华的县城学习、工作。刚一进城,我便满城寻找我日思

夜想的茉莉花儿。但当时正值冬季,纵然我跑遍了小城的大街小巷,还是没有看到茉莉花的影子。一时间那种失望的心情,硬是让我苦闷了一个冬天。后来听人说买花草要到春天才会有,带着一种期许,我的心情才算好了一些。

第二年开春,我便早早地将窗户外的小窗台收拾干净,又从日杂公司买来几个大小不等的花钵、花盆,以作备用。之后有事无事就到老街上转转,打探哪里有花草卖买的信息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,在老街的花市,我终于看到了多次梦中见过的茉莉,感受了那花朵的淡淡幽香。

第一次看见了茉莉花娇小玲珑的身影;她椭圆形叶子碧绿翠绿,叶子上滚动着晶亮的水珠;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,几枝细细的花蔓伸出盆外,花蔓的顶端长满嫩绿细小的新叶。一下子,那种欣喜,我如同见到了心中的梦中情人。我随口而出:“老板,这茉莉花多少钱一盆?”我甚至没等老板说出“一块五角”的价钱,就迅速地从小包掏出贰元的纸币,递到老板的手上。我等不及接过老